

短笛新韵

9月12日,参加武警山东总队第三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的济南支队机动大队特战中队第一小队小队长王成龙,在一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失控冲向队伍的危急关头,毅然舍身救战友,壮烈牺牲。10月18日,王成龙被授予烈士称号。

成龙,我的学弟
短短一个月来
收到太多关于你的讯息
23岁,本是最美好的年纪
而你灿烂的笑容
却定格成回忆
热情、拼搏、上进
每一天都充满朝气
从你的身上
我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坚毅
你让青春燃烧
如同一道绚丽的火花
用生命托举使命
你的奋力一推
是忠诚本色
是血性担当
此刻,风吹在脸上

■ 盛鼎

成龙,你从未远去

却暖在心里
我看到晨曦中迎风奔跑的你
永远年轻,虎虎生气
成龙,你从未远去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活在我们心里

居家咏叹调

■ 胡世宗

敞亮的师职房。按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住宅了。只是我的几千册藏书不能得到充分安放和灵便使用,让我仍郁郁不快。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一个住处,不仅要人可安居,同时也希望有一个适于写作的单间,更希望能有放置主要图书的高一些、大一些的书架或书橱。

2002年,孩子给我们孝敬了一处顶部跃层住房,面积较大,在装修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称心地定制了约有七八米长“顶天立地”的大书橱。

乔迁时,我雇用搬家公司3辆大车,一辆车拉我们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另外两辆车拉我打捆成箱的图书。搬家公司的师傅很是不解:又不是图书馆搬家,一个人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书哇!自从此生热爱上文学,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间,购买的图书自然是很多的,特别是天南地北、军内军外的文友的作品集,都是签名寄赠给我的。能把藏书尽可能地放在书橱上,是我的心愿。

每当我站立在家中又宽又高又大的书橱前,我就感叹命运是如此优待我。一个喜欢读书和写作的人,居室中有这样一面墙的大书橱,该是多么幸福!

这样一处大房子可以安居,便于写作,都让我十分满意,可随着岁月增长,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老旧小区楼房没有电梯。尽管5层不算很高,但拎个米袋子、扛捆书上下楼也仍是件难事。恰好部队机关售给一处经济适用房,这楼房是7层,但有电梯,上下楼没有劳顿之苦,困扰我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在中国,海南是一个宜居的地域,那里的椰风、海浪、阳光、沙滩,为我久久向往。1980年,我曾随原沈阳军区文工团赴西沙小分队慰问守卫在南海诸岛的海军将士,到达了当时还是很蛮荒、很野性的海南岛,天涯海角、鹿回头、五指山、万泉河……我们从沈阳登机时还穿着冬棉装,而此刻,我看到海军战友在椰子树下用脸盆的水冲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美

丽的椰子树,望之出神,写出包括《椰子树像什么》在内的组诗《南海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时只有崖县,没有三亚市,岛上的城市包括海口也没有多少高大的建筑,也没有漂亮的街道,有着渔家女戴着斗笠,在冷清的街边摆摊儿卖虎斑贝和海石花。那时人们上岛也十分不便。

改革开放40年来,海南岛的变化太大了!我曾在1989年参加原沈阳军区和原广州军区两大单位的作家艺术家举行的“南北军事文学交流”活动,又一次环岛而行,凌晨,在橡胶林里看割胶姑娘割胶;傍晚,在海港码头迎接满载而归的渔船……再之后我多次登岛,曾在岛上短暂居住,我喜欢在海风吹拂的沙滩伞篷下、躺椅上,边听海浪拍岸的声音,边读自己钟爱的书。

2012年,孩子为了实现我们两口子南居的愿望,在博鳌买了一处房子。在那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和许多北方乡亲一样在海南有了另外一个家。每年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住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时光。扶着阳台的栏杆,可以伸手抚摸到椰子树宽大的叶子,可以看到小松鼠在树干上爬上爬下,南国特别小巧的喜鹊喳喳地叫着,这样几近童话的环境,也是我创作最“出活儿”的地方。2017年,我在这里完成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长诗《我们的军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和“雷锋人生三部曲”之三《伟大战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的写作。在北国冰天雪地的时候,在海南可以看到满眼的绿色,闻到各种花儿的芳香,听到各种鸟儿的欢歌,感受到居住的适宜和安逸。从当年4口之家的9平方米,到如今随心所欲、随遇而安,安度舒心、充实、幸福、快乐的晚年,让我无比感激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激改革开放40年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潮浪花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若问改革开放40年在国人心目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回答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同胞会说到住房方面的变化。沈阳市档案馆举行改革开放40年沈阳市亲历感受征文活动,来稿最多的,几乎占全部来稿二分之一的,是“衣食住行”中的“住”。

我家在“住”这个字的体验感受和大家是一致的。

1975年,我们这个4口之家住的是一个9平方米的小屋。那个小屋,还是因为我在外地当兵,妻子所在的沈阳机车车辆厂照顾家属,特批给我们家的。这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两层老旧小楼,楼下住着3家人,楼上也住着3家人。我们住的是北屋,有个朝北的小窗,全年阳光照射不到家里来。因楼道窄,连一张双人床也抬不进来,小屋内只好打一铺木板炕。炕一边是被垛子,另一边放一张小炕桌,全家人围着炕桌盘腿吃饭,这低矮窄小的炕桌也是我的写字台。

一个家,最重要的是住人。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安放图书的地方。那个小屋不可能放得下书柜,我只好往炕底下推进去几摞纸箱子。每回找资料时,我就把纸箱子拉出来翻找,查完后再把纸箱子用脚踹到炕底下去。

小屋的地板也有年头了,自然缝隙不少,缝隙有大有小。晚上小耗子会从地板缝儿钻出来,大模大样地走动,肆无忌惮地张望。开始,我们拿小棍子在炕沿儿上敲打、抗议、恫吓,好像还管用;后来这些家伙知道我们也没有别的整治它们的有效办法,便不再躲藏,竟然敢在地

板上与我们小眼瞪大眼,呈对峙状。我们全家人也习惯用双臂趴在炕沿儿的枕头上,看耗子钻进钻出,跑来跑去,跳着叫着,有时它们之间还要咬架。那时没有电视机,这看耗子成了我们家独有的必看的保留“节目”。

到了冬天,在小屋里待着可就遭罪了!东北的严冬是寒冷无比的。虽然小屋里有三两片暖气,但总是暖不抵凉,寒气袭人。两个大人还好说,最难熬的是7岁的海英和2岁的海泉这两个孩子。

好在小屋离共用的小厨房不很远,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们便把厨房的煤气灶搬到小屋来,扯了根长长的煤气专用胶皮管子,一头在厨房把煤气开关打开,一头在小屋把煤气灶点燃,同时把一块钢板放到煤气灶上,过一会儿,蓝蓝的火柱便把钢板烧红了,烤红了,顿时煤气灶四周热气腾腾。这时,我们一家人就拿小板凳围坐在这烧红的钢板边取暖。现在想起来该有多么后怕啊!那时是老旧的木质地板,若因烧红的钢板引起火灾,或因胶管捆扎不严导致煤气泄漏,那可不得了!

1982年,部队机关给了我一处两居室的营职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1985年,我们又住进三居室的团职房。就是这样的房子,到了冬天也很难受。因为是把西山的冷墙,再加上我家楼下是一间没有暖气的空荡荡的仓库,家中的墙壁上凝结了一层白白的冰霜,白天在家里也要穿大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头上要戴一顶皮帽子。

1993年,我们搬进四室一厅,十分

我在军营追梦

■ 杨西河



人与家乡的深情,像是无法破解的密钥。那根深蒂固的思念、饮食、风俗、习惯,已长成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一直无法从我的血脉中剔除。

我出生在豫西伏牛山区一个偏僻闭塞的山坳里。那里山高林密,风景如画。我常伴着青山的绿影,弯腰掬一捧山泉,抬头看一眼蓝天,回望自己走过的道道山路,快乐着赤脚的童年。

父亲一辈子不识字,12岁就挑起家庭重担,编筐、盖房、烧窑,做家具等样样都会。因农活多,担子重,父亲积劳成疾,50多岁便患上坐骨神经痛、高血压等多种病症。母亲也是一个苦命人,没上过一天学,未能享一天福。母亲勤劳、朴实、贤惠,是邻里公认的好人。为养家糊口,母亲白天常和父亲上山开荒种地干农活、挣工分,晚上还要和家人推着300多斤重的石磨盘磨粮食。母亲很少清闲过,一年到头洗衣、做饭、喂猪,天长日久,两只手都裂开了口子。母亲48岁那年,因患病医治不及时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寒冬,我只有7岁半。

失去母亲,本就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和哥哥姐姐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8岁左右,我就常肩挎挎篓,背扛扁担,跟着哥哥姐姐一边放牛一边刨药材,来挣学费。那时家里尽管不富裕,但父亲还是支持我读完了初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初一时,我刚15岁,已经学会和面、擀面、蒸馒头、缝补衣服……初中3年,我平时住校,周末回家既要帮父亲干农活,又要推石磨准备周一往学校伙房交的糝子,同时还要蒸馒头备一周的干粮。馒头吃到周四就没有了,星期五下午放学往家赶,常常饿得两眼发黑。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苦水里长大,经受岁月的熏陶,生活馈赠了我很多很多:学会自谋生计,学会坚持忍耐,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

贫穷是一种财富,可以激发人的

斗志。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便有了参军报国的志向。这源于我和家人对军人的崇拜。初中毕业那年,我到乡武装部报名应征,然而由于体重不合格被刷了下来。人生如屋,信念如柱。风雨中,它呵护着一个人的执着;奋进中,它熔铸着一个人的品行。翌年,我早早到武装部报了名。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那年冬季,懵懂的我扔掉赶牛的棍子,带着山里娃骨子里的朴实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大山深处那坎坷的羊肠小道上精神抖擞地向军营进发。

与父亲分别时,我仿佛看到他老人家布满皱纹的脸庞又苍老许多。那一刻,我的情绪难以自抑,泪水瞬间模糊双眼。父亲擦拭着眼角的泪花,远远地望着我。车开动了,我走远了,父亲的背影和音容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初入军营,诸多不适应在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改不掉家乡话,吃不惯大米饭,体能训练跟不上……那时候,新兵训练抓得非常紧,白天练队列、体能,晚上熄灯后,班长还要组织开展小型练兵,大冬天,开着窗户,做俯撑直到汗流浹背才能上床睡觉。从最初的水土不服,体能不达标,到适应环境、考核合格,短短两个月,对我来说终身受益。

2005年,父亲去世,给我留下难以释怀的遗憾。父亲给予的太多,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却没能尽到做儿子应尽的孝道。回不去的是童年,忘不掉的是记忆。身处军营20多年,心中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愈发强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那些经历过的波折坎坷,禁不住泪眼婆娑。

我常常在想,自己从大山深处一路走来,能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并多次立功受奖,每一次进步、每一分收获,无不凝聚着父母的养育、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每念及此,我内心深处便充满对父母、对领导、对战友的无限感恩。羔羊有跪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情。知恩、感恩、报恩,是我做人所坚持的一贯准则,也是我未来军旅征途上前行的动力。

我从大山走来,忘不了大山给我的关爱;我在军营追梦,强军路上留下我跋涉的风采!



中华魂 (油画)

朱志斌、陈道云作

哨兵的思念

■ 马晓辉

月光如水
思念
乘着月色攀爬
寂静的哨所
驱赶着云朵
徘徊在警戒区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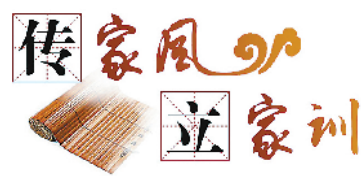
远处
万家灯火
撩起哨兵满目乡愁
父亲田间收割的背影
慈母村头送别的微笑

犹如陈年的老酒
邀着明月
慢慢品尝

风儿吹
耀眼的枪刺
摇曳在唐朝的诗歌里
缤纷在宋词的佳句中
今晚
哨兵始终紧握钢枪
目光如炬
把天边那轮明月点燃

宽厚传家记

■ 杨玉辰



记得小时候,我家上房的正墙上挂一副中堂,两边的对联是:和善立身久,宽厚传家长。那时我虽不大懂得其中的含意,却知道这是祖上极为看重的信条,于是我把它恭恭敬敬地抄在日记本上。长大后我才知道:善良和气是做人最宝贵的品德,宽容厚道是治家最高尚的家风。

我的老家在冀中平原的一个穷乡村,祖父和父亲都讨过饭、扛过长活,大半辈子以种地为生。先辈遗传给父亲善良的性格,特别是他的老诚和宽厚,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1958年,村里办大食堂,我家所在的生产队要找一个好的食堂管理员。父亲虽大字不识,却凭着他的办事可靠,被大队举荐为食堂管理员。使人想不到的是,别的生产队食堂管理员都是严格按定量标准规定到大队核盈亏、领粮食,只有我父亲所在的这个生产队食堂被“特批”为领粮时不计盈亏,只要严格按定量吃,吃完尽管去领。大队的理由是:父亲虽没文化,可他老实,就是凭用手指计数,也不会虚报冒领,多吃多占。确实如此,当管理员两年中,父亲恪尽职守,清清白白,食堂没发生过任何事故和差错。家里饭票不够吃时,他宁可让家人饿肚子、吃野菜,也决不动食堂库房里的一粒粮食。父亲的老实忠厚得到全村的肯定和赞扬,因此,他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

父亲常常跟家人讲:为人处事一定要讲究“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只能怜人帮人,不能坑人害人”。父亲80岁那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村里掀起一股经商潮。嫂子跟父亲商量,想在临街的房子开个小卖店,贴补家用。父亲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从来没经过商,犹豫再三,终于点头。从办理营业执照到临街开门店,再到搭建货架、筹钱进货,仅用了半个月,小店就开业了,用不着扯旗放炮,就凭父亲的人气和名声,就足以使全村瞩目、顾客盈门。

父亲每天坐在店门口的矮凳上,笑嘻嘻地接待前来光顾的乡亲,俨然半个老板。可他算账靠掰手指头,记账靠在墙上刻画横圈。加之年事已高,忘性要大,时间一长,父亲就感到吃不消了。要么,该找给人家一毛二的,找给了人家一块二;要么,人家要一袋洗衣粉,却收了一袋碱面的钱;要么,遇人家带钱不够,就应允“先拿走东西,钱以后再再说”;儿童带着3分钱来买作业本,他却把5分钱的作业本让人家拿走,还奉送两块糖果。除此外,今天这个孙子“顺”走一瓶酒,明天那个亲戚“趁”走一条烟,3个月下来,近万元四处筹借的本钱亏损大半。

那时由于村子穷,乡亲们买东西多是欠账。随着欠账的增多,父亲在墙上画的欠账记号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正当年关临近时,父亲不幸得了脑中风,妻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又无钱进城雇车,小卖店只有开张。为了凑钱给父亲看病,嫂子打算向父亲记得住的几个欠账人家去要账,父亲听说后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大过年

的,咱可不当黄世仁!”嫂子听后,含泪点点头,也就再不提要账的事儿。这次经商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父亲的宽容、理解和气度,深深记在乡亲们脑海里。

父亲的为人处世风格时时影响着后代子孙。我家是个大家庭,除了在家务农者外,先后出了4名军人、3名职工。父亲对我们这些“办公事”的人要求格外严格,常常教导我们“咱要学雷锋,多积德行善做好事儿”“有困难自己解决,咱不给领导添麻烦”。每逢孩子们因工作或提职、调资等有怨言时,他就教我们该怎样“找平衡”:工作上要向上看,多“比上不足”看到自己的缺点,少“比下有余”有一点成绩就满足;生活上则要向下看,多想“比下有余”,少想“比上不足”,赚个心气顺畅。正是这些富有哲理的大白话,使我和家人的成长脚步一直没有偏斜。

要说受这宽厚家风影响最大的,还得数我哥哥——都说哥哥的宽容大度和同情怜悯之心,像极了父亲。“文革”后期,哥哥曾在村里当民兵连长,由于他在大队晒粮食时悄悄救济了一户两天揭不开锅的人家两簸箕玉米,受到严肃批评,可他在村里的口碑却不降反升。哥哥56岁那年,患上严重的肺病,经常整宿整宿地咳嗽。半年后,病情加重,有一次竟高烧39℃的高烧一周不退。我在部队听说后,便通过熟人联系到石家庄一家大医院。入院第6天,当我特地从部队赶到医院看哥哥时,他依然高烧在身,已瘦得皮包骨了。我去找哥哥的主治医生了解病情,当问到她给病人是否打过退烧针时,那个女医生心不在焉地说:“病人对青链霉素过敏。”我问:“做过皮试了吗?”她说:“不用做皮试,是病人亲口对我说的。”我激动地问:“乡下人第一次住院,大字不识,他就连‘过敏’这个词也不懂啥意思,怎么可能说出‘过敏’二字来?”“反正……”我看她还要狡辩,就强压怒火向她央求道:“大夫,求你立即为我哥哥做青链霉素皮试,如果无过敏反应,就赶紧为他注射青链霉素!”女医生这才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哥哥当晚注射了青链霉素,凌晨就退了高烧。我们接哥哥出院时,特向这位女医生告别和感谢,当时我无意识说了一句:“要是一住院时就注射青链霉素就好了。”没想到这句话激怒了对方,她向我们吼道:“你们懂不懂科学?”我正要发火,哥哥在后面拉了拉我的衣袖。看到哥哥央求的目光,我忍住了。

出院后,哥哥病情时好时坏,不到半年,病情恶化,不治而亡。哥哥临终前,家人谈到医院的失误是其病情恶化的重要因素时,他给我们断断续续说了很长一段话:“咱们万万不可怪这个,怨那个。医院和医生谁不想让我的病尽快好起来?咱们也得站在别人那边想一想。那个女医生也不容易哩……莫怪人家,谁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咱就不能抬抬手,原谅人家?”当他看到我们都缄口不语,这才含着微笑,永远闭上了眼睛。

宽厚给我们这个大家庭带来团结、仁爱、理解与和谐,并成为我家代代相传的祖训和家风。我坚信,随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我们一定会把这宽厚的家风发扬光大!